

以前江南屋顶都盖瓦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。

那瓦大多呈蓝色，那种蓝不是天蓝，也不是海蓝，是近似土蓝；不过还是有个词汇说得准确——“瓦蓝”。这词属于瓦的专利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瓦是童年的底片，能冲洗出一幅幅江南水乡的记忆。

江南的瓦是房子披在身上的一面带雨的蓑衣，在水乡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雨的清气里漂浮。若在雨日来临之时，瓦会更显出自它独特的神韵与魅力。雨来了，那一颗颗大雨珠子落在片片房屋的羽毛上，胆子大的就会跳得很高，温顺多情的会悄悄滋润着瓦缝；最后才开始从这面蓑衣上滑落，从屋脊上过渡到屋檐，浩荡荡或涓涓细流地穿过雨瓦的通道，尔后回归大地，从而完成一方方瓦存在的全部意义，写就瓦在雷雨或梅雨时节的断代史。

任何人看到江南之瓦都会想到一个词，叫“鳞次栉比”，如观河塘里的河鲫鱼和老祖母的梳篦。因此，“对称之美”一词应献给这瓦。瓦的骨子里是集体主义者，它们总是紧紧地扣着，肩并肩，天寒地冻也不松手，在冬天它们能

气候太冷或太热，人会变得倦庸、懒散、思维僵化，以至一个冬季下来，懒得动笔，东西写得少，犹如昆虫蛰伏一般。猛一抬头，立春已过，雨水至矣，下一个节气便是惊蛰了。由此感叹，四时光景，24节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它始终以自己的节奏迈着坚实的步伐，一步步走来，从不停滞，从不失信，该过去的过去，该到来的到来了。

在农历24节气中，我最喜欢惊蛰这个节气，与其说喜爱倒还是敬畏更多一些。

经秋历冬，从秋风萧瑟到草枯叶落，再到天寒地冻白雪飘零，万物从盛极到衰落及至冬眠，大地进入了一年中最萧条的季节。

节气，是农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总结。节气的变化，写在农人的脸上，而印证则在农民的肩上、手上，因为他们每时所从事的农事，始终以节气为主线。倘若农民忙碌一年是在写一部部长篇小说，则节气便是小说中的24章节。冬至若为农民肩头的担子点支，它的一头挑着小雪、大雪，而另一头则担着小寒、大寒，同为“大、小”两个节气，从季节寒冷程度上说，后一头的分量更重一些。

小寒、大寒一过，接踵而来的便是立春、雨水，惊蛰……

惊蛰的意思是天气回暖，春雷始

鸣，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。

古人曰：“二月节，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故曰惊蛰。是蛰虫惊而出走矣。”陶渊明更是用文学语言描述惊蛰这个节令，他说：“促春遘时雨，始雷发东隅，众蛰各潜骇，草木纵横舒。”

因此，惊蛰昭示着万象复始，气象更新，大自然开始进入了一个充满灵动的时节。

科普书上说：一般在每年3月5日或6日，太阳运行至黄经345度时即为惊蛰。这句充满天文地理色彩的专业语言，是气象学的范畴。但气象的变化，又是与大自然紧密相连的，而大自然的变化又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。

在古代，先辈将惊蛰分为三候：“一候桃始华；二候鶡鹒鸣；三候鹰化为鸠。”描述已是进入仲

感到彼此的体温，像肌肤相亲的爱人，贴得密不透风，正团结在月亮缓缓上升的深蓝色的夜空里。瓦更有一种孟姜女般的坚贞守望。在瓦的记忆里，所有的飞鸟都是浪子与过客，都是浮云。

在江南水乡，每一种草与生灵都讲自己的方言。瓦也有瓦的方言。人怎么能懂瓦呢？你大多只有在四月雨夜再加上类似江南《竹枝词》的意境里，才能听懂屋脊上那些喃喃细语，那是瓦正在用方言模仿油菜花与春热恋的情话；有时候也模仿鱼儿和布谷鸟的唼喋之音，还有秧子经种田人之手撒在田畈上的沙沙声。当然七八月间有时也能听到鼓点般急促的笃笃声，那是瓦在敦促农人抢收抢种并大声说——风雨来了！

瓦上的风景只有一种，那就是瓦松，我们这里叫“屋葱”。这屋葱是我童年时的伙伴。在百年老屋一个杉树花格纸窗口，七岁还不会走路的我，常常趴在花梨面房桌上凝神盯着那一棵棵躲在瓦上的小精灵，一看就是大半天。因为它们能风观雨晒太阳，看堂前飞来飞去的燕子忙着做窝，我总觉得它们比我快乐而自由。

说到瓦松，就会想到红瓦。红瓦又叫“洋瓦”。就像麻雀是鸟类中的平民

书里云：瓦松，清热解毒，又名屋葱、瓦楞草、天蓬草。记得小时候得了恶性疟疾，整月不愈，祖母听说屋葱能治病，竟不顾自己年近古稀又缠过小脚，搬来竹梯往西厢屋檐一搁，颤巍巍地爬到檐唇口艰难地采了十几棵，清洗了，炖让我连服，疟疾竟愈。

小时候我常在梦里想到，那些瓦松

### 【思想散墨】

## 江南之瓦

林俊燕

站在高耸的屋脊上，踮着脚尖，夜半在我不知不觉时刻，正一颗颗摘星星呢，让那一柄北斗七星的长勺低低地垂下来，一如在汲瓦松上一颗颗清亮亮的露水珠儿。

说到蓝瓦，就会想到红瓦。红瓦又叫“洋瓦”。就像麻雀是鸟类中的平民

一样，我一直以为蓝瓦属于蓝领阶层，江南乡村所有的蓝瓦都属于平民，不像红瓦带着贵族的气息炫耀着，傲慢得不得了，所以我不喜欢红瓦。

倘若在水乡看到过蓝色荷花，那就算看到了乡村之瓦。乡村蓝瓦就是水乡的蓝色荷花，在辽阔透明的天宇下尽情舒展。只有乡村诗人才会把蓝瓦一个如

只要看看村口七八个人合抱都抱不过来的古樟树，就知道蓝了多少岁月了，它们的日子过得有多滋润。

面对现代信息的滔滔涌入，乡村静谧的池塘也时时荡起涟漪，蓝瓦的堂兄堂妹们忍不住寂寞，都一个个离乡出走，将自己换了颜色，消失在村口蓝瓦湿润而依依不舍的视线里。乍一看，满眼的蓝，连同那一条条被遗弃的冷落凄清的老街，宛如一片残海。

这是一个无瓦的年代。

无瓦的年代是框架式的结构主义，只要房子与形式，只要玻璃、大理石、花岗岩，不要草木，不要婉约，不要简朴，不要含蓄，甚至不要人性中宝贵的羞涩。可以要一千双鞋子尽管人生只需仅仅一双；可以清仓跳楼，购物治疗，看长达80页的购货详细规则；可以让社会从崇物的后期进入欲望无止的后现代，但就是可以不要一片小小的净瓦，那一片花瓣状的蓝瓦。如今只有那些在城市的拆迁中被迁徙到深山的瓦们，还能在中国乡村的梦想沙沙地飞翔，但那些飞翔的瓦也是瓦的绝版了。

珍爱乡土的感觉让我对瓦怀念不

已。我常常听见星星垂落在瓦上，瓦发出的古铜的声音；我常常在《诗经》里任意抽出两句，将它造成瓦，落下来，碎了，碎成五个铮铮雅音。也许这是我的梦呓痴语，但你听说过瓦还有“瓦癌”吗？美人一定要有黑痣，就像我的爱人，她说那是她携带来这个世界的小星星；瓦自然也得有星星，落上就是瓦癌，就像我家老屋的旧瓦，你仔细看，每一片上都有一颗痣，那就是瓦上的星。

打从知事起，就听祖母说：天上一颗星落下来，地上就有一个人不在了。有些星落在瓦片上，还能敲得让屋里的人全都听见呢！我猜想那星星一定携带着一个小小的魂，冰一样灼手，缩在那块小石头里，正急急地赶路，误过了驿站，错过了佳期，只专心致志地去投身每一方瓦，有缘撞上，就变成了瓦癌。

祖母，如今你也去了，你是天上的哪一颗星呢，我怎么没听到敲瓦之声呢？为什么每次梦见瓦片，那瓦上总会荡漾起你站在竹梯上的背影……

我相信，江南的每一片瓦都有一个故事，都有中国人的一个情结。

春，桃花红灼、梨花洁白，黄鹂鸟啼叫，苍鹰渐去而斑鸠替代，这样一个气候转暖，大地花绽鸟飞的时节。按照一般气候规律，惊蛰前后各地天气升温，雨水渐多，很多地方进入了春耕。地气动了，惊醒了蛰伏在泥土中冬眠的各种昆虫的时候，此时过冬的虫卵也要开始孵化。

因此，惊蛰是一个划季节的极具生命意义的节令。

我很庆幸自己生于江南，长于江南，又工作在江南。因为，江南地区一年不但四季分明，而且春夏秋冬时间分配上也差不多。由此，一个季节，分别对应了六个节气。江南地区四时温和、冷热，就像写在人脸上喜怒哀乐的表情，再明显不过了。而对江南地区的花草树木等植物来说，也是幸运的，春发夏茂秋收冬藏。冬天对植物来说，就是“藏”，即休养生息。江南植物生长，四时配置，不紧不慢，这种一岁一枯荣的生长规律恰到好处。不像热带里的植物，不分昼夜，拼命地长、长、长，一个字“累”。也不像北方的植物，生长季节太短，刚刚嫩叶爬满枝头，正要拼命长的时候，季节就拉长了脸，准备越冬了，你想怎么长也不允许，由不得自己的性子，而且冬季又特别漫长。

惊蛰时节的晴朗天，在江南田野上行走，会深切地感受到大地春意的萌动。“春雷响，万物长”。惊蛰是大好的“九九”艳阳天，气温回升，雨水增多。地表上，紫云英花已似繁星点点，小麦可闻拔节声，油菜花也争露金黄色，更有众多不知名的田间野花，竞相绽放。地低下，昆虫经过一冬的长眠，渐渐复苏，睁开了惺忪的眼睛。大地母亲似乎在叫唤它：“真是懒虫。别睡了，起来啦，外面天气暖和了。”

而乡间田头，农人开始备耕，修整农具，晴天时晒种子，准备各种土杂肥，给即将下地耕作的牛犊多吃精细饲料……

此情此景，应了古人的一首田园诗，诗曰：“微雨众卉新，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丁壮俱在野，场圃亦就理。归来景常晏，饮犊西涧水……”

一年365天中，有许多节日，但对中国人来说，春节的分量是最重的，百姓人家更是这样。每年的春节，我母亲的兄弟姐妹以及下一代，再下一代都要在初一、初二团聚两天，要么集体出游，要么合家聚会，热闹闹享受过年的欢乐和喜悦，这是外公外婆在我母亲出嫁那天就定下的老规矩。快五十年了，尽管外公外婆都已不在，大家庭人数也从最初的十来个到现在的四十多个，但一大家子仍然恪守着这个规矩。

母亲家六姐妹一兄弟，除了小姨还在工作外，其余都已退休。舅舅年前刚满60岁，他主动向母亲请缨，今年春节团聚的“据点”就放在他家。年前，几位姨们早就成立筹备小组，从开始筹划团圆方式、年货准备，到集体“买汰烧”。尤其是春节前一星期更是忙得不亦乐乎。一个电话过去问：“酱油肉晒干了没有，够了吗？”另一个电话又过来道：“圆台面借齐了没，还缺什么东西需要我带来？”表弟说：“还要什么水果吗？”表妹来问：“舅舅最近喝什么酒？”家中的第四代们更是个个乐得盼着初一到舅舅家拜年。我表弟儿子

掰着手指说：“初一到舅舅家我可以拿交关多压岁钱，大阿娘、二阿娘……我要早点去。”那说话时的天真劲儿真是可爱极了。

初一那天上午，因为单位值班，我事先已电话拜年并告诉长辈们我要迟到，请大家不用等我。中饭时，表弟还是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早点回去，话音未落，只听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声音：

“侬莫催我，值班要值到辰光到接班人来，怎好早回来。”“大嬷嬷真是老先进了。”几位表妹调侃着母亲。

值班结束后，我来到舅舅家，舅舅说：“你终于来了，饿了没？”“怎么会饿，哪像小时候没什么好吃的，天天盼过年，现在平时家里吃的都和过年差不多了。”我答道。这时姨们都闻声从里屋出来，问我想吃什么，我一看两大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说：“这么多好吃的，看着都饱了，就吃酒酿圆子吧。”大家都笑了，小姨说：“被我们猜中了，知道你要吃这个。”没过几分钟，五姨烧好了一碗酒酿圆子，四姨端出来热气腾腾的雪菜小黄鱼汤，桌上还有许多好菜。几位阿姨围在我的身边，这情景使我这个在外婆家长大的人，一阵暖流涌上

### 【诗画印象】

家

园

粤梅 图 叶子 文



在街道两旁挂满花灯。所谓上行下效，达官显贵也纷纷制作花树、灯树，百姓人家亦然。到宋代，开禁从三天延长至五天，并开始在那天燃放烟火，表演百戏歌舞，人间一派锦绣交辉。不少古典诗词对正月十五夜的观灯都有描述，最

### 【一种怀念】

## 元宵节乐事

清欢

著名的这首《青玉案》：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，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她千百度，——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

这一天，除了倾城观灯，通宵狂欢外，平时禁止外游的闺阁女子也可出门，所以正月十五夜无形中也成了青年男女相识的机缘。《唐诗纪事》的《序上元之游》记载说：“美人竟出，锦幛如霞，公

之中，也因此给后人留下了无数描写烂漫或伤感的诗句：去年元月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今年元月时，花市灯依旧。不见去年人，泪湿春衫袖……

如今这些传统节日的喜乐气氛比从前弱了。小时候，我感觉元宵节的气氛明显比现在浓郁，不管农村还是城市，只要到了那一夜，几乎家家张灯，户户结彩，一种团圆美好的气氛在交错明亮的灿烂灯火中愈加辉煌和温暖。灯如星雨一般，点点处处。我会跟随着大人去看闹市区的灯会，还有烟火。姚江两岸一片欢腾，每一簇绚烂的烟火飞上天空，地面上的人就发不出异同而同地欢呼之声。我还记得母亲所在的单位会在工人文化宫里举行元宵游园活动，都是很简单的小游戏，钓鱼啊，射箭啊，套圈啊，我进行游戏的技能还算不错，所以每次游园会回来，都能带回点好玩好吃或者好看的小奖品呢……

馨，姨们都频频点头，赞同母亲的话。

这时候，我们大家庭的几个第四代在表弟的带领下放风筝回来了，叽叽喳喳，欢声笑语，像首快乐的协奏曲，好不热闹，姨们都眯起眼睛笑得乐开了花。

吃完晚饭时，坐了满满的三大桌。席间，母亲代表家中的最高长辈讲了几句话，中心意思是：现在条件好了，大家都不要忘了过去，不能忘了亲情，我们兄弟姐妹这些年来都不错，做老师的、搞技术的，生活都很充实，特别是小妹在社区最基层的地方也做得那么出色，大家都感到特别开心。我们年纪大了，下一代也要多来住，要把这种亲情延续下去……在场的亲人们都为母亲的话鼓掌欢呼。

我接着母亲的话说，那我们下一代兄弟姐妹建一个微信群吧，可以联系更方便，群名就叫“团圆”。大家都热烈响应，没几分钟一个团圆群建好了，共22人。不知谁叫了一声，舅舅舅给我们发微信红包吧，“好！”全家人都起哄。“好，我给大家发。”“我抢到了。”“我也抢到了！”大家子沉浸在欢乐祥和的暖暖亲情和浓浓的年味里。

心头。我吃着酒酿圆子，说和以前外婆烧的味道不一样，不知不觉就和姨们一起聊起往昔那个寒冷的春节。

那是1971年的春节，天气特别阴冷，我棉衣棉裤棉鞋全副武装。年前，外公因病刚刚去世，使得我家在这个冬天里显得有些凄凉。五十多岁的外婆没有工作，三姨在郊区农村插队，五姨去

连里一位战友是原来一个学校的，就住在外婆家一条街上，她上段时间来探亲，回到连里告诉她。五姨后来又打长途电话去上海叔叔家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她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就请假回去了。五姨边说边从旅行袋里拿出那个年代稀缺的好东西，我记得最牢的是有绵白糖、鸡蛋，给我的塑料铅笔盒，给妹妹的电动拖拉机玩具。后来我知道这些都是五姨省吃俭用省下饭钱给我们买的。一家人由悲转喜，这是团圆而高兴。

聊到当年的这些情景，我们都笑了。这个说，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真是不能比啊！另一个讲，当时怎么会想到老房子会拆迁，家家住上宽敞新楼房，黑龙江回来还能考上师范做老师，支农的郊区会变成城市。母亲总结道，现在生活太好了，都不知道吃什么了，第三代都成家立业了，大家聚在一起主要不是吃，而是享受亲情，享受家的温

暖。婆话音未落，只听传来小姨的声音：“阿姆、大姐，五姨回来了。”全屋子人一下都愣住了。只见五姨一只脚还未跨进门，已经是泪流满面，大哭起来，顿时屋子里的人全跟着哭了。我对这个场景似懂非懂，后来渐渐明白了，长辈们为失去父亲而难过，也为五姨十几岁去北大荒而难受，五姨更为大家不告诉她

事情。

初一那天上午，刚上小学的我和爸爸妈妈、妹妹一起到外婆家拜年。外婆还没

起床。我喊着手指说：“初一到舅舅家我可以拿交关多压岁钱，大阿娘、二阿娘……我要早点去。”那说话时的天真劲儿真是可爱极了。

初一那天上午，因为单位值班，我事先已电话拜年并告诉长辈们我要迟到，请大家不用等我。中饭时，表弟还是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早点回去，话音未落，只听电话那头传来母亲声音：

“侬莫催我，值班要值到辰光到接班人来，怎好早回来。”“大嬷嬷真是老先进了。”几位表妹调侃着母亲。

值班结束后，我来到舅舅家，舅舅说：“你终于来了，饿了没？”“怎么会饿，哪像小时候没什么好吃的，天天盼过年，现在平时家里吃的都和过年差不多了。”我答道。这时姨们都闻声从里屋出来，问我想吃什么，我一看两大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说：“这么多好吃的，看着都饱了，就吃酒酿圆子吧。”大家都笑了，小姨说：“被我们猜中了，知道你要吃这个。”没过几分钟，五姨烧好了一碗酒酿圆子，四姨端出来热气腾腾的雪菜小黄鱼汤，桌上还有许多好菜。几位阿姨围在我的身边，这情景使我这个在外婆家长大的人，一阵暖流涌上

心头。我吃着酒酿圆子，说和以前外婆烧的味道不一样，不知不觉就和姨们一起聊起往昔那个寒冷的春节。

那是1971年的春节，天气特别阴冷，我棉衣棉裤棉鞋全副武装。年前，外公因病刚刚去世，使得我家在这个冬天里显得有些凄凉。五十多岁的外婆没有工作，三姨在郊区农村插队，五姨去

连里一位战友是原来一个学校的，就住在外婆家一条街上，她上段时间来探亲，回到连里告诉她。五姨后来又打长途电话去上海叔叔家，自然就明白了。她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就请假回去了。五姨边说边从旅行袋里拿出那个年代稀缺的好东西，我记得最牢的是有绵白糖